

# 齐白石画中真味，与希腊数千年的艺术传统惊人相似

王亚楠



上图与右图为齐白石创作于1910年的《借山图》册页中的两开。这套册页现存22开，珍藏于北京画院，均以齐白石远游及家乡的景物为表现对象，充分体现了白石山水平淡见奇、逸趣横生的艺术风格。

近日于希腊雅典塞奥哈拉基斯古典艺术及音乐基金会美术馆揭幕的“此中真味——齐白石艺术里的中国哲思”展，引发了国际范围的高度关注。

此次展览经过整整五年时间洽谈与协商，借126件齐白石艺术作品，与希腊观众讨论中国人的形神观、意境观与宇宙观。

尽管中国与希腊这两个文明古国的哲学体系不同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化精神与审美方式也不同，人们却从展览中看到，齐白石在艺术中追求的这份“真”，与希腊人数千年来对于“真”的追索竟然呈现出惊人的相似。



齐白石标志性的红花墨叶

## 齐白石作画，妙就在“似与不似之间”

这其中的“似”，我们可叫它“造型的真实”，往往通过娴熟的笔墨训练以及时常的对物写生是可以实现的。而这其中的“不似”，才是更难捕捉的，那是源自“生命的真实”，往往需要画者脱离了形的束缚并上升到对物象本质的关照，才能提炼与彰显。

纵观历史长河，“不似之似”始终是中国美学的重要命题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（公元前770年—公元前221年），儒道两家对此便有了各自的论述。荀子曾说，“形具而神生”，言说出中国人的形神观。而庄子则说“精神生于道，形本生于精，而万物以形相生”，这恰恰与柏拉图“三张床”的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：一个是道、神、形的相生，一个是理念、现实、艺术的显现。

然而中国画，就贵在以形写神，不必处处描写，却能与物象契合，寓神情于其中，这便是“不似之似”。齐白石作画，妙就在“似与不似之间”。这其中的“似”，我们可叫它“造型的真实”，往往通过娴熟的笔墨训练以及时常的对物写生是可以实现的。而这其中的“不似”，才是更难捕捉的，那是源自“生命的真实”，往往需要画者脱离了形的束缚并上升到对物象本质的关照，才能提炼与彰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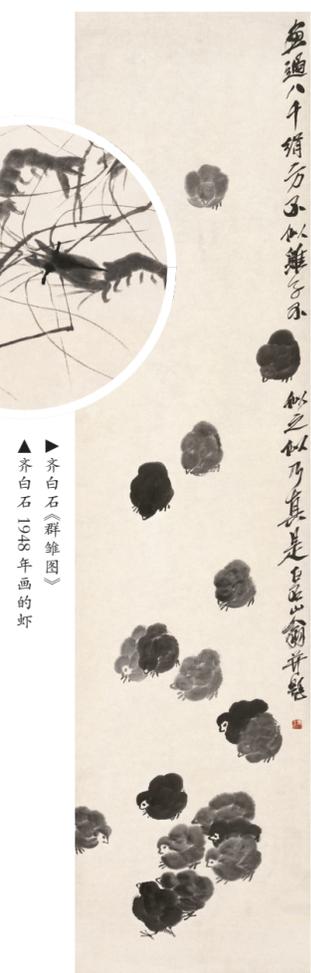
齐白石曾在《群雏图》的题跋中说道，“余画小鸡廿年，十年能得形似，十年能得神似。”可见，要想画得似，尚需要10年时间，要想画得不似之似，则再需要10年时间。孰难孰易，明眼人自一目了然。

中国人都知道，画虾乃白石老人一绝。他笔下的游虾，晶莹剔透，活灵活现，仿佛要从画中跳出来一般。然而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是，齐白石为了画好虾，曾经先后经过了数次变革。

齐白石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杏子坞的一户普通农家。湖南的乡下，水塘是不会少的，齐家老宅前就有一汪。相传，早年曾有一块陨石掉塘中，于是起名为星斗塘。幼年的齐白石经常在池塘边玩耍，对小鱼、游虾、水蟹的样貌与习性一清二楚。即使在多年之后，他还记得少年时田间时光的欢乐，并在一幅《芦虾图》中题道，“余尝以粗麻线系棉花为饵。虾足钳之，钳起，虾出水犹不解钳，只知贪食，却忘死活也，殊作一笑。”回首往事，仍忍俊不禁。曾经友人问他，为何画虾如此传神。齐白石答道，“家园小池水清见底，常看虾游，变动无穷，不独专能似。”可见，若想做到“不似之似”，观察是第一步。

那么还需要哪些必经之路呢？从齐白石的题跋中我们可以推测，为了赋予虾以生命，他经过了至少五次变革。根据其画虾的变化，这个数字，应该是六次或七次。可见，“不似之似”并非形的抽离，而是在不断的笔墨锤炼中，找到最极致的表达。

齐白石早年学习画虾主要还是临摹前人作品。“衰年变法”时，他笔下的虾已经有了个人面貌。63岁前，他已经开始对着老头水盂里养的青虾



齐白石《群雏图》  
齐白石（1910年）画的虾

写生，初具形似，但仍生动不足，对虾的透明质感和动态层面还缺乏深度的刻画。虾头和虾身之间无明显变化，虾的长钳也略显无力，六条长须呈放射状平摆，没有自由开合的动态。到了68岁时，他画的虾笔墨变化更为丰富起来：虾眼改为两个稍稍外横的墨点，长须分出三节，最前端的虾钳粗重有力。此时，齐白石已懂得利用墨色的浓淡变化来表现虾体的质感。躯干透明并弯曲，头部和胸部的外壳有坚硬感。虾须变得更有弹性，生动地展现出虾在水中游曳时的状态。至此，齐白石仍未满足。到第五变时，他大胆删减虾腹多余的小腿，并在虾头部的淡墨中加入一笔浓墨，将虾的形象进一步提炼与概括。80岁的时候，白石老人的用笔就更为从容，虾的墨色变化也更加精益求精。虾头间的一笔焦墨干脆老辣，同时还在长须之间增加了短须。长须柔软而有弹性，短须坚硬而有韧性，形成鲜明对比，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。

## 象外之意使齐白石的画能穿越时空

齐白石出身农民，他的画中有中国民间天然自成的趣味，有宗教神话世俗化或者说个人化的表达；齐白石又是一介文人，他的笔下有中国士大夫修身立德的风骨，有词人墨客吟咏诵唱的诗意。这些，都使得白石之作超越了物象之美而充盈着诗意、道义和人情味。

中国有句古语，为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。因此，善文者吟诗，旨在言外之味；善乐者赏歌，重在弦外之音；善绘者作画，妙在象外之意。

那么，象外之意，其“意”为何呢？或许，有因物喻志；或许，是为诗造景；或许乃寓以吉祥；又或许，为慨叹平生。况且，中国画往往讲究诗、书、画、印四绝。这样，画面中的题跋就成了我们窥探画家心迹的线索。观者可以读其诗、悟其境，观其跋、感其情，因此能穿越时空，与绘者相通。

齐白石出身农民，他的画中有中国民间天然自成的趣味，有宗教神话世俗化或者说个人化的表达；齐白石又是一介文人，他的笔下有中国士大夫修身立德的风骨，有词人墨客吟咏诵唱的诗意。这些，都使得白石之作超越了物象之美而充盈着诗意、道义和人情味。

1909年，结束了“五出五归”远游的齐白石，开始了十年的乡居生活。陪伴他的，除了父母妻儿，还有杏子坞前的鲜菇蔬笋、莲花峰下的草虫吟唱，梅公祠边的荷田小路，借山馆外的老树梅花……那段日子，是他一生中最为惬意与闲适的时光。或许，如果不是家乡的兵匪暴乱，齐白石想必会在他的百梅书屋，看着小院里的梨花开了又落，直至终老。1917年，为避兵匪之乱，齐白石北上京城，挂单卖画。

两年之后，正式定居下来。不过，一个湖南乡下人，又是做木匠的苦出身，齐白石初来北京的卖画生涯并不喜人。一个扇面只卖得上两银元，比同期很多画家的价格都低很多。后来，在友人陈师曾的劝诫下，有着湖南人“霸蛮之气”的齐白石，愣是以“饿死京华，公等勿怜”的决心闭门十年，最终开创“红花墨叶”的大写意画风，世称“衰年变法”。不过，即便小有名气后，齐白石在讲究传承与文脉的紫禁城，还是经常会受到排挤。他心中的落寞与不甘无处排解，于是，书画自然就成了其疏解情绪的渠道。

齐白石喜欢画《铁拐李》这个题材，在北京画院收藏的就有数幅之多，或站立、或箕坐，不一而足。大家都知道铁拐李位居八仙之首，以他的形象来描绘和塑造的艺术作品并不少。那么，齐白石如此钟爱这个形象，有没有其他原因呢？或许我们能够从他画面的题诗中一探究竟。“尽了力子烧炼，方成一粒丹砂。尘世凡夫眼界，看为饿殍身家。”铁拐李费尽心力，只为修炼一粒丹丸。这样的经历，又何尝不是齐白石在书画中反复磨砺、精益求精的映射呢。况且，铁拐李其实有着双重身份：一是形貌上的乞丐，二是本质上的神仙。然而大多凡人都只看到第一点。齐白石以铁拐李自比，将世人对自己的不解化为一笑：你们都看我是穷乞丐，却无人识老夫乃真神仙，真是可笑可悲啊！

## 中国画画的是“我”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存影

齐白石极富绚烂的天真逸趣及其通达的关怀情感，使他的艺术充盈着对家乡泥土的爱，对祖国山河的爱，对万物生灵的爱。一山、一景、一花、一虫，在他的笔端汇聚成歌，吟唱出中国艺术的寄情之味。

中国人的哲学观，是既入世又出世的。他们看待宇宙人生，须入乎其内，又须出乎其外。入乎其内，方能写之，故有生气；出乎其外，方能观之，故有高致。

因此，中国画里的山水，不只是山川、河流、曲径、烟云，它是“我”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存影，是与“我”生命相关的世界。宏如造化万象，微若花鸟草虫，当其铺陈于画卷，便皆是“我”的体察和观照，皆可与“我”共情和通感。

齐白石极富绚烂的天真逸趣及其通达的关怀情感，使他的艺术充盈着对家乡泥土的爱，对祖国山河的爱，对万物生灵的爱。一山、一景、一花、一虫，在他的笔端汇聚成歌，吟唱出中国艺术的寄情之味。

1956年4月27日，世界和平理事会将“国际和平奖”授予老画家齐白石。9月1日，授奖仪式在北京举行，这次活动由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郭沫若主持，茅盾代表理事会国际奖金

评议委员会致贺辞并授予了齐白石奖章和证书，周恩来总理亲临会场向白石老人表示祝贺。典礼上，齐白石的答词朴素而真挚，“正由于我爱我的家乡，爱我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大地，爱大地上一切活生生的生命，因而花了我毕生的精力，把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情画在画里，写在诗里。直到近几年来，我才体会到，原来我所追逐的是和平。”

的确，齐白石的画包含了他对自然与生命的理解。他的山水，源自现实的图景，摆脱了“四王”程式化的束缚，并以一种大道至简的方式，传递出中国人对于家园、山川乃至浩瀚宇宙的认识。他的花鸟草虫，源自对生命的怜爱，折射出中国文人与自然万物相通达的精神气质：亲和自然，以及一花一木、一草一虫，在宏观与微观之间任意游走，体验世间的美好。

## 一场关乎于“真”的碰撞交流

希腊人是一个崇尚“真”的民族，早期的先哲不断追问万物与时空的真理，哲学、数学、科学、艺术一一应运而生，成为欧洲文明的起源。当我们伫立在希腊的雕塑面前，竟会被一尊来自公元前三百多年的艺术品震撼得挪不开眼睛。肌肉间微妙的起伏变化，准确地传递出因动作而带来的紧绷与松弛。面容、轮廓、发丝，哪怕是凸起的血管与青筋，都处理得丝毫不差。很难想象这是距离我们2000多年前人类的杰作。中国人也是一个崇尚“真”的民族，他们会用自己的胸怀去感受自然与生命的真意。从战国庄子的“法天贵真”，到五代荆浩的“图真说”，从宋代郭熙的“真山水”，到近现代齐白石的“不似之似乃真”，都是在追求“真”。那么，究竟何为“真”呢？其实，正是两个统一：形与神的统一，外物与自我的统一。

白石老人有一方印章，刊“此中有真味”。可以说，这份真，是真情、是真意、是真趣、是真知。中希两国的哲学体系不同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化精神与审美方式也不同：中华尚丹青，笔精而墨妙；希腊崇雕塑，高贵且静穆。但是，两国文化源远流长，虽然跨越欧亚大陆，但对“真”的追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。历史的厚度让我们站在更高的视野来对话，文化的温度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来沟通。愿中国与希腊，这两个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无数璀璨珍宝的国度，可以美美与共、与时偕行。

（本版作者为北京画院美术馆策划部主任）



齐白石《寒夜客来茶当酒》

齐白石的画饱含了他对自然与生命的理解。他的山水，以一种大道至简的方式，传递出中国人对于家园、山川乃至浩瀚宇宙的认识。他的花鸟草虫，源自对生命的怜爱，折射出中国文人与自然万物相通达的精神气质

齐白石《独酌》（1961年）

